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筆梨園 第五回 長安街舊僕報舊主日

正長兮風正暖，香浮官闕爐煙。車馳馬驟好長安。相逢故舊，說起話纏綿。聖主憂勞臣宵旰，還愁塗炭東南。一封詔下九重天。君恩特重，分重女媁媁。右調《臨江仙》且說江干城得了媁媁之銀，竟去各路收買茶葉，凡湘潭鬆蘿，洞山芥片，粗粗細細，各等置些。上了箬包，搭在糧缸上，不兩月，已到京畿，投了牙家。可喜來得湊巧，茶客少，買客多。湘潭色濃味厚，北人家喜；鬆蘿味香色清，南人極愛。粗者粗人買，細者細人爭，不數日賣完，賣了數合之利，約有七百兩。

干城滿心歡喜，想道：「值此擾攘之時，正是用人之際，何不去圖謀一個武官做做，風騷風騷。一則祭祖宗，二則可以完媁媁之事，豈不是好。」心中又轉思道：「京師做事，甚是煩難，倘有差遲，利名兩失。不如依舊回去，做些生意，倒也穩實。且到外邊頑耍幾日，回去了罷。」隨即鎖了寓門，踱到長安街來。只聽見後邊長班吆喝之聲道：「下來下來，狗囊的下來。」旁人道：「兵部大堂老爺來了，還不迴避。」

干城立過一傍，看他轎過。後邊有許多管家隨著，內中一人，像似江升，又定睛一看，果是江升。挨擠上去，叫一聲「江升」。江升回頭看時，認是舊主人，忙把手中拜匣交與伙計，竟轉身來，跪下磕了一頭，說道：「主人為何在此？」通問些寒溫，隨即邀了主人，到酒肆中接風。

入店，揀一幽雅座頭坐下。那店中認得是兵部府中王大叔，只揀好看好酒，擺了一桌。干城上坐，江升立了斟酒。干城就責昔年盜銀之事。江升叫屈叫冤，發誓發咒道：「小人只為主人敗銀，苦口阻勸。難道小人反盜主人之銀？這也是天理難容了！」干城道：「這事如今也不究了。我日今反虧媁媁扶持，置買茶葉進京，賣了七百銀子。意欲圖個武官，你可有門路麼？」江升低頭一想，道：「這個不難，老爺與公子道著小人老成能事，忠厚小心，十分得意，說一句聽一句的。況且主人身材長大，勇力過人，小人引主人去見一見老爺，求老爺持題一本。主人打點三百贄儀，送與老爺；一百贄儀，送與公子，自然妥貼了。」干城歡喜之極。當日不題。

次日，果然依計而行。打點兩處贄儀，隨江升去叩見了兵部老爺，又叩見了公子，各各送了贄儀。兵部見江干城魁梧，是個將材，又當堂試他勇力，十分歡喜。次日，特題一本，乞皇上擢用將才，以佐太平，以固疆圉事。內中有「浙東倭夷甫靖，須材甚亟」等語。不幾日命下，欽差特簡擢用補選浙江寧波府總鎮。

命下之日，借了袍服，進闕謝恩。隨即在京招了二十名家丁，做了各色繡袍戰衣，買了兩匹高頭駿馬，又買了二十餘副弓箭腰刀，分給家丁。又置一副銀盔鐵甲。日日拜客，忙了半月。

一日，有揚州府李知府的封君來拜。干城見了名帖，忙忙出外，迎進中堂，分賓主坐下。干城道：「晚生有失親依，未遑叩謁。蒙老先生光顧，有何見教？」封君道：「小兒得罪揚州，學生有一急切家信，敢煩老欽台行旌附至。斗膽勿罪。」說完，即立起身來，到管家拜匣中取出贄儀一封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區區不腆，聊做程途一餐，萬祈笑納。」又取請帖一個道：「明午敢迓老鎮台少敘，敬聆清誨。謹候光臨。」然後送過家書。干城收了家書，將贄儀、請帖再三推辭。封君執意要收，只得收下。又坐了，通問些官途事務，告別不題。

次日，封君果然置酒，請了干城過去。干城早已有心，要借揚州知府風力，完媁媁姻事。叫管家帶了紅毯，又開一個禮帖，備一封代禮，寫道：「誼男江武韜頓首百拜。」打點停當。待酒過數巡，干城說起要拜封君為父。封君驚起，連稱不敢。只見管家將紅毯早已鋪下，干城一頭拜倒。封君回禮不迭，便並拜了四拜。干城即將代禮送過，也下了次日的請帖。封君推辭一番，也收下了。重新入席，又叫了幾個吹彈歌唱的，進來侑觴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干城整酒，迎了封君過來。相見時，封君雖然不敢稱兒，干城自然稱父。酒過數巡，干城立起身來，道：「男有一事，特求老父周旋。」封君道：「有何事，可說來。」干城道：「容稟。男昔年在揚州，相與一名妓，名喚媁媁。男見其姿態不凡，頗溺愛之，便有贖身之意。因此時力有不及，只得中止。後來究及根由，乃岳父之甥女，先妻之表妹也。六年前為倭兵所擄，陷入煙花。此女背地悲傷，歸宗之心甚切。男進京時，曾與訂終身之約矣。此去，所慮鴛鴦龜子作祟，不肯贖身。若以勢壓之，與之爭奪，便費曲折了。必須令其貼服而不敢抗衡，方為妥妙。故此敢求老父大人，移翰於令郎長兄，祈長兄風力，為之周旋，則不勞而事成矣。老父與長兄之洪恩，容男兒○○須報。」封君道：「這事不難，明日送書來便是。」當日也叫了吹彈歌唱的侑觴，盡歡而散。

次後，干城擇日起程，封君著人送書過來。起程之日，封君親來送別。干城帶了二十名家丁，一路威風風的，來到揚州，駐在北門城外。當晚不題。

次早有事，忙到午後，著晚，穿了管家破碎襤褸的衣服，叫家丁們不用相隨，自己踱到媁媁家來。進門之時，只見媁媁在那邊嗚嗚咽咽的哭，一見干城，反加高聲大哭起來。原來，這一日有一個活丑的嫖客，桂媽要媁媁招接，媁媁不肯，桂媽打他，故此在那裡哭。干城不知恁故，進門便去「淚」。那桂媽見媁媁高哭，又擔了鞭子，出來要打。干城忙忙截住。桂媽見干城身上破碎，便放肆起來，說道：「不要你來閒管。我女兒當初迎新送舊，極是周旋。是你前番來過一次，到如今只是躲頭躲腳，簇簇做出閨女兒的體態，須知我們是怎樣人家，容得這蠢才妝嬌作勢的？」干城笑笑，就腰邊取出二兩銀來，說道：「桂媽不必煩惱。令愛不肯接人，依舊接了我罷。」桂媽便嘿無言，拖了鞭子，洋洋的走進去了。

媁媁一面哭，一面偷看干城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心上人回來，驚的是見他襤褸，想來必無好處了。干城見桂媽進去，便攔了媁媁之手，同上幃房。媁媁忙忙低低的問一聲道：「郎君此來，為何如此模樣？莫非又敗完了？」干城回一聲道：「也差不多兒。」媁媁便不再問，只是低首無言，汪汪下淚。

那妓家的規矩，不拘好歹，得了銀子，茶茶酒酒是不不少的。只見鴛兒來上了燈，送酒進來。媁媁只是慘然不樂，竟不陪酒。干城道：「多蒙娘子昔時訂約，料難負盟。我今遠別而歸，正該歡暢談心，為何一味愁慘？」媁媁道：「一自郎君別後，日日無心待客，被我媽打罵多少，度日如年！指望郎君歸來，必然得見父母，可了終身。誰知郎君全不記苦，竟又狂敗而歸，教我怎不悲傷！」說罷，涕淚一齊滾下。干城挨至身邊，將衣去「媁媁之淚，說道：「娘子莫要悲傷，我小江今日回來，少不得偷也要偷娘子回去了。」媁媁見說得好笑，不覺「口不」的笑一聲，道：「如何偷法？」干城道：「我今夜三更，將你歇在身上，輕輕開了門，竟一溜兒跑到杭州便是了。」媁媁道：「果要私逃，被人捉將轉來，豈不同同受刑？」干城道：「若是捉到揚州知府面前，他還要請我二人雙雙上坐。」媁媁就吃驚的問一聲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郎君做了官了？」干城道：「官是也未必做，只是討得個門路在此，故此偷了去也不怕他。」

媁媁見干城並無真實說話，心中鶻鶻突突。又見他只顧吃酒吃肉，把肴物吃得精光，不好去再問，只得罷了。當夜，媁媁雖然勉強交歡，卻是偷垂眼淚。

次日，干城與鴛媽講贖身之事，還了三百兩。鴛媽說道：「銀子是死貨，要他做怎的？我家有了女兒，一家人要靠他過活。寧使江爺不常來光顧光顧罷了。」干城道：「五百何如？」鴛媽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便是五千也難奉命。」干城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索罷休。」說了，一竟出門而去。鴛媽做嘴道：「好個油臉兒，來扯這們光淡。」媁媁心中也道：「是敗完了，故意在我面前撒空弄舌，我枉結識了他！只是我的魔緣未斷，還要在此消受！」苦楚了一番，倒也安心罷了。

評：此回步步生情，行行發趣。有江之戲謔，愈致媁之嬌啼；有媁之嬌啼，愈致江之戲謔。吾不知作者之心何等靈空。能得神

妙乃爾。